

暗夜中的回响与春天的承诺 ——读《北宁之春》

■王景森

在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创作脉络中，王清海的长篇小说《北宁之春》是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作品。这部70余万字的厚重之作，将目光投向1945年至1946年间祖国最北方的黑土地，但它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一段历史的还原与再现。它更像一面被时光擦拭过的镜子，既映照出信仰如何在至暗时刻成为一个人全部的精神支撑，也映照出一个民族如何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精神的自我确认。

信仰不是抽象的理念

小说中的人物并非孤立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精神的面貌。这种选择的重量，在汪军于日寇牢房中的经历中体现得尤为深切。当他与素未谋面的陆林隔着板夹泥墙壁，通过《露营之歌》的歌声完成身份确认时，信仰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成为一种在至暗时刻彼此识别的生命密码。面对木村递来的地图，汪军以“脑子被电刑电坏了”为借口拖延，是在绝境中为信仰争取时间的智慧。当陆林手筋脚筋被挑断后，许海不得不亲手送他“上路”，那一刻，两个人的选择交汇成同一

个方向：让更有价值的人活下去。小说将这些具体而微的选择层层叠加，使北宁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一种关于坚守的信仰。

人的有限与信念的无限

《北宁之春》没有把人写成无往不胜的符号。许海以“白桦”为代号潜伏于日伪与军统内部，他的生命被撕裂成明暗两半，在长年的伪装中承受着身份认同的精神重负。当他在沈阳军统办事处接受测谎仪审讯、在南京被反复甄别时，读者看到的不是无所不能的特工神话，而是肉体凡胎在信仰与情感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真实重量。

钱忠以仁爱医院院长的身份掩护红色使命十余年，夫人张梅直至他遇刺重伤才知晓真相。这种“枕边人竟是同路人”的戏剧性反转，是对信仰如何渗透日常生活、如何重塑亲密关系的深刻追问。金晓晨在情感与原则之间的摇摆与回归，则呈现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如何在诱惑与考验中完成自我认知的蜕变。这种对灵魂重负的深切体察，使《北宁之春》触及了普遍的人性思考。当然也要看到，小说在处理某些人物内心转折时，略显依赖情节驱动而非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这些局限并不削弱作

品的整体价值，却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缝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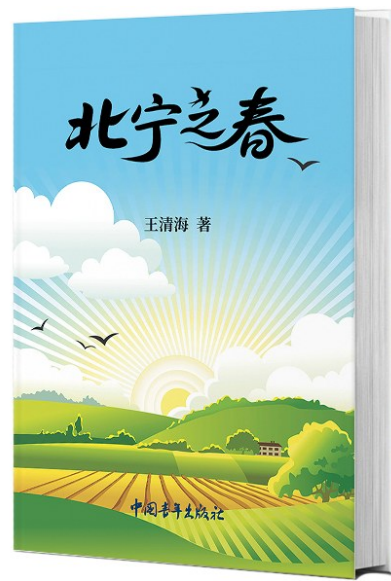
历史之中与历史之上的双重凝视

好的历史书写，往往同时具备两种目光：一种是沉浸其中的目光，让读者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体温与脉搏；另一种是超越其上的目光，让人看到那段历史与更广阔的人类命运之间的关联。《北宁之春》的叙事，正是在这两种目光之间保持着一种精妙的平衡。

小说中王鲁护送物资途中遭遇伏击牺牲的场景，是这种双重凝视的典型体现。王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留下豪言壮语，而是用颤抖的手抚摸身边一朵“开在残雪里的冰凌花”，说“这就是迎春花”——这一细节将个人的死亡嵌入了一个更漫长的季节叙事之中。当个体生命被嵌入历史进程，那个进程又如何定义个体的价值？小说以不张扬的方式回应着这些追问，将答案藏在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褶皱里。

春天作为叙事哲学

小说的叙事从盛夏展开，穿越寒冬，抵达春天。当漫长的冬天过去，当冰封的江河重新奔涌，当黑土地上第一



抹新绿破土而出，那不仅仅是气候的转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冻。

小说结尾处，许海在驶向南方的列车上打开车窗，“迎面扑来浓烈的野丁香芬芳，还裹挟着青草和麦苗的气息，还有黑土地的味道”——这不仅是一个故事的结束，更是一种关于希望如何战胜绝望的文学证明。春天在这里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一种历史的承诺。

《北宁之春》之所以值得被认真阅读，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地区的历史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寓言；一群普通人的选择可以成为信仰之光的集体显影。它提醒我们，每一片获得解放的土地，都曾是个灵魂用一生守护的承诺。北宁的春天来了，而那个春天的回响，仍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激荡。

老济南传统名吃

超意兴

CHAO YI XING

大米干饭把子肉

八小时先炖后焖
十二道烹制工艺
五代人传承配方

把子肉

·广告·